






从“聿”字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“巴方”*

赵 平 安



内容摘要:著名学者唐兰把甲骨文释为巴,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。流风所及,谈巴蜀的历史,最早都追溯到甲骨文。本文从可靠的战国文字资料出发,通过破译聿字的结构,追溯源头,认为甲骨文是揖的初文,根据在甲骨文地理网络中的位置和揖的读音,认为可能就是《左传》宣公十五年的稷,春秋属于晋地,在今山西省稷山县境内。实际与巴无关。

关键词: 甲骨 竹简 《左传》 巴 聿 揖 稷

—

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聿和由聿构成的字见于战国简帛文字,主要有以下这些,列表1说明:

表1

编号	字形	出处与考释
1		郭店《鲁穆公问子思》:“鲁穆公昏(问)于子思曰:‘可(何)女(如)而可胃(谓)忠臣?’子思曰:‘恒聿(称)其君之亚(恶)者,可胃(谓)忠臣矣。’公不斂(悦),~而退之。”(简1-2)整理报告释为聿,括注为揖 ^① 。
2		上博《曹沫之阵》:“上下和且~。”(简16)整理报告隶定为“冎”,读为“辑” ^② 。已有学者指出应隶作聿,读为辑 ^③ 。





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“清华大学藏甲骨的综合整理与研究”(16@ZH017A4)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《先秦两汉讹字综合整理与研究》(批准号:15ZDB095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荆门市博物馆:《郭店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1998年,第141页。
②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肆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年,第253页。
③徐在国:《说“聿”及其相关字》,简帛研究网2005年3月4日。下引其说均出自此文,不再一一出注。

(续表)

编号	字形	出处与考释
3		上博《曹沫之阵》：“使人不亲则不敦，不和则不~，不义则不复。”（简33）整理报告隶作見，括注为辑。注释说“疑同上第十六简‘目’字，这里也读为‘和辑’之‘辑’。” ^①
4		清华三《周公之琴舞》：“弋(式)克亅(其)又(有)辟，甬(用)颂~余，甬(用)少(小)心，寺(持)隹(惟)文人之若。”（简11-12）整理报告隶作耳，括注为辑 ^② 。
5		清华陆《子产》：“为民型(刑)程，上下隤(维)~。”（简26）整理报告隶作耳，括注为辑 ^③ 。隤字有学者以为应释鵠，读为恒 ^④ 。
6		郭店《缁衣》：“《寺(诗)》员(云)：‘穆穆文王，于~(緝)逎(熙)敬走(止)。’”（简33-34）整理者隶作从人从耳。裘按：此字似非从人，《说文》有𠂔字，疑即由此讹变而成 ^⑤ 。因有今本对照，《缁衣》此字无疑当读为緝。
7		上博《曹沫之阵》：“不卒则不亘(恒)，不和则不~。”（简48）整理报告隶作从亼从耳，读为辑 ^⑥ 。徐在国指出应隶作𠂔，读为辑。
8		清华陆《子仪》：“强弓可(兮)纒(挽)，其绝也，增迫而~之，莫遑(往)可=(兮何)以寅(嗣)言(焉)。”（简8-9）整理报告隶作𠂔，括注为集 ^⑦ 。也有学者以为应读为及 ^⑧ 。

以上各字都是战国时期比较确定的耳或从耳的字。

新蔡葛陵楚简中有一个作（乙四128）（乙四139）（乙四145）（零127）之形的字，也可以加示旁写作（零243）（零533）之形。

①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肆）》，第264页。

②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下册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，第133页；

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陆）》下册，中西书局，2016年，第138页。

④徐在国：《谈清华六〈子产〉中的三个字》，武汉大学简帛网2016年4月19日。













⑤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135页。

⑥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肆）》，第275页。





⑦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陆）》下册，第128页。


⑧季旭升：《〈清华六·子仪〉“鸟飞之歌”试解》，武汉大学简帛网2018年4月27日。

整理报告将前者隶作兄,括注为祝,后者直接隶作祝^①。整理报告发表以后,引起很大的争议,有学者改释为聃和禘,也有学者坚持释为兄(祝)、祝^②。现在似以后一种说法占据统治地位。张胜波的硕士论文初稿释为聃、禘,正式出版时释为兄(祝)和祝,颇具代表性^③。单晓伟《新蔡葛陵楚简文字编》也从整理报告的意见^④。

由于新蔡葛陵简中祝融的祝只作 (甲三35)、 (甲三188、197)、 (甲三268)、 (乙一22),从不作,而与禘成词的 从不作,说明 和 是有明显区分的。葛陵简中聃禘和禘禘,有学者以为这种祭禘方式可能即楚祭禘简中常见的“禘禘”^⑤。楚简中 可以读为一,古籍中撻通揖,因此把简文、 释为聃、禘,文例也很通畅。

春秋金文中也有几个从聃的字。

郅醢尹征城(春秋早期,集成425):“正月初吉,日才(在)庚,郅(徐) (醢)^⑥尹者故 自乍(作)征城, 唬爵,徹至鋌(劍)兵^⑦,桀(世)萬子孫,鬻(眉)壽(壽)無彊(疆),皿皮(彼)吉人亨(享),士余是尚(常)。”

 字一般隶作稍。徐在国指出,字应分析为从矛,聃声,字书所无,疑是“戢”字异体。此字也见于清华简《子仪》,简文中读为集^⑧。我认为铭文

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:《新蔡葛陵楚墓》附录一《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简释文》,大象出版社,2003年,第186-231页。

②有关讨论可参看沈培:《谈古文字的“祝”及相关之字》,《简帛》第二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15-29页。

③张胜波:《新蔡葛陵楚墓竹简文字编》,吉林大学硕士论文,2006年,第10、23页。张新俊、张胜波:《新蔡葛陵楚简文字编》,巴蜀书社,2008年,第8-9页。

④单晓伟:《新蔡葛陵楚简文字编》,安徽大学硕士论文,2006年,第4页。

⑤范常喜:《新蔡楚简“聃禘”即“禘禘”说》,武汉大学简帛网2006年10月17日。

⑥参赵平安:《释“𩚑”及相关诸字——论两周时代的职官醢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4辑,中华书局,2002年,第282-285页;收入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,2009年,第124-130页。

⑦“唬爵”从何琳仪释(《徐湛尹征新释》,《文物研究》第13辑,黄山书社,2001年,第255-258页)。

⑧徹至鋌(劍)兵,从杨树达隶定(《积微居金文说》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210页),从马承源解释(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(四)》,文物出版社,1990年,第388页)。

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陆)》下册,第128页。

也应读为集。爵读为雀^①,唬读为吾^②。𠂔一般隶作次,实际应即盜字的上面部分,从三点从欠,是涎的本字,读为侃^③,表示和乐的意思,铭文中用为使动。侃的此类用法甲骨金文常见,可参看裘锡圭《释“衍”“侃”》^④。“侃吾雀集”,是说征城的娱乐功能,雀集犹雀跃。徹至𠂔(剑)兵是说征城的止战功能^⑤。

叔夜鼎(春秋早期,集成2646):“弔(叔)夜盥(铸)其禱鼎(鼎),𠂔(以)征𠂔(以)行,用𠂔用鬻(享),用𠂔(祈)𠂔(眉)𠂔(寿)无彊(疆)。”

𠂔一般隶作盥,徐在国指出“此字当分析为从鬲从米聿声”,读为厌。我们认为它和“聿禱”、“禱禱”、“𠂔禱”的“聿”、“禱”、“𠂔”相当,记录的是同一个词。而且可能是为这个词专造的字之一。这一点和后面的鬻一样,鬻也是为享专造的增累字,表示上供或奉献祭品的意思。

国差鑑(春秋中期,集成10361):“国差(佐)立(莅)事𠂔(岁),咸丁亥,攻(工)弔(师)𠂔(铸)西臺(塘)宝鑑(鑑)四秉,用实旨酉(酒),𠂔(侯)氏受福𠂔(眉)𠂔(寿),卑(俾)旨卑(俾)𠂔(清),𠂔(侯)氏母(毋)瘠母(毋)𠂔,齐邦𠂔(谧)静安宁,子子孙孙,永保用之。”

𠂔一般隶作瘠,徐在国指出此字应分析为从疒,聿声,但读为何字,待考。我们认为毋当无讲^⑥,从疒聿声的字应读为瘠^⑦,《说文》收录此字,解释为“病劣也”,即病弱无力的意思。

晋公盞(春秋晚期,集成10343):“……公曰:余惟今小子,𠂔(敢)帥井(型)先王,秉德𠂔𠂔(秩秩),𠂔𠂔萬邦,𠂔莫不曰𠂔,余咸畜胤士,乍(作)馮(憑)左右,保𠂔王國……”

𠂔一般隶作𠂔,徐在国指出,此字应分析为从两手从林从𠂔,𠂔声,读

①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:《古字通假会典》,齐鲁书社,1989年,第802页。

②关于虎声字与吾声字相通,请参看白于蓝编著:《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2017年,第372-378页。


③关于延声字与侃声字相通,参看张儒、刘毓庆著:《汉字通用声素研究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731、883页。

④裘锡圭:《释“衍”“侃”》,《鲁实先先生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,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,1993年,第6-12页;收入《裘锡圭学术文集·甲骨文卷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2年,第378-386页。

⑤关于征城的止战功能,古人有不少论述。可参看朱凤瀚:《中国青铜器综论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375-376页。



⑥毋的用法和《韩非子·显学》“儒侠毋军劳”相当。



⑦𠂔是缉部清母字,𠂔、𠂔是缉部心母字,说明聿、及声音关系很近。




为何字,待考。此字上面如何分析姑且不论,下面从諝是可以肯定的。《玉篇》言部有諝字,训为“和也”。頼字可读为比^①,頼犹比諝,是团结和睦的意思。



参照表1中2-8号字形以及葛陵简和春秋金文的例子,不难看出表1中1号字形右边两笔应看作装饰性笔划。这类装饰性笔划和战国文字中常见的肉旁、且、目、酉、人旁上加饰笔属一路。如:


胃作 (上博四《柬大王泊旱》11)、 (上博四《柬大王泊旱》14)



渭作 (清华壹《楚居》3)、 (清华壹《楚居》8)



肤作 (上博四《柬大王泊旱》11)、 (包山文书简84)


文作 (郭店《语丛三》10)、 (郭店《语丛三》44)、 (清华陆《子产》21)


且作 (清华壹《祭公》1)、 (清华壹《祭公》4)






曼作 (上博《曹沫之阵》10)



酉作 (新蔡甲二7)、 (新蔡乙四126)

若作 (《铭文选》2.880)、 (《集成》10478)

我们注意到,孙合肥《战国文字形体研究》已把上两点看作在原字上增加两横画^②,这样处理是很正确的。

上述各例中的聃或从聃之字,其中的耳与战国时期耳字的写法有明显不同。战国时期耳字上部往往有一横画,而聃字没有(字所从为饰笔)。要知道,耳字的这一横画来源于耳廓的上面部分,一直到隶楷还保留着。请看下面耳字的演变脉络: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(内耳爵,商代晚期,集成8207)—— (亚耳且丁尊,商代早期,集成5865)—— (包山2.34)—— (说文小篆)—— (睡虎地《日乙》255)——耳(楷体)

有些耳字还有在上面多加一横作 (郭店《语丛》3.21)、 (上博《性自命出》36)者。耳上的这一笔本来就是耳的组成部分,在字式上也很重要,因此一直

①卑声字和比声字相通,可参看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:《古字通假会典》,第589页。

②孙合肥:《战国文字形体研究》,安徽大学博士论文,2014年,第243页。

传承下来。后来在横笔上加横画则是古文字书写常见的一种习惯^①。在某种程度上,新加的横画可以看作是对耳字上面原有横画性质的一种确认。

表1中1-8号字形诸字不从耳,从与它们同篇的字看得很清楚。《鲁穆公问子思》、《子产》篇中没有从耳的字。《子仪》篇中只有(简2)。比较集中的是《缙衣》和《曹沫之阵》篇。《缙衣》从耳构形的圣、耻、闻三字,分别作(简19)、(简19)、(简40),(简28),(简38)、(简40)之形。《曹沫之阵》诹作(简55),取作(简6)、(简17)、(简55),闻作(简5)、(简8)、(简10)、(简13)、(简14)、(简18)、(简23)、(简35)、(简36)、(简42)、(简43)、(简45)、(简46)、(简47)、(简50)、(简59)、(简62)、(简64)、(简65)等形,圣作(简10)、(简34)、(简35)、(简11)之形,耳上面都牢牢地附着一横。

葛陵简的情况一样。甲三297、209的珥,甲一12、甲三320、乙三33、乙四9、零193、乙一26、2、乙四144的取,零207、297、599的弭,所从耳的写法与耳、珥所从明显有别。

上述春秋金文同篇可比的极少,但和同时期的金文比较,耳中耳与一般写法的耳差别是很大的。

因此,小篆耳中的耳只能理解为讹变。

二

春秋战国文字耳字可以分析为两部分,上部从口,下面部分不是耳,它具有很强的象形性。综合耳和从耳诸字的形音义考虑,耳字所从可视为揖字的初文。

从字形看,战国文字耳字所从正像人作揖之形。右面是身体的线条,左面是手臂和指爪形。《尚书·康王之诰》:“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,皆再拜稽首。”揖即拱手行礼。《日知录·稽首顿首》黄汝成集释引凤氏曰:“古之揖,身微俯,手平心推向前耳。”^②《周礼·秋官·司仪》:“司仪掌九仪之宾客、摈相之礼,以诏仪容、辞令、揖让之节。将合诸侯,则令为坛三成,宫旁一门,诏王仪,南乡见诸侯,土揖庶姓,时揖异姓,天揖同姓。”段玉裁注《说文》揖:“凡拱其手使前曰揖。凡推手小下之为土揖。推手小举之为天揖。推手平之为时揖也。成

^①唐兰:《古文字学导论》,齐鲁书社,1991年,第224-225页。

^②顾炎武著、黄汝成集释、栾保群、吕宗力校点:《日知录集释》卷二八,花山文艺出版社,1991年,第1234页。

十六年:‘敢肃使者。’则若今人之长揖。”^①尽管揖有土揖、天揖、时揖、长揖等的分别,但拱手是其共同的特征。拱手的时候,两手成一环形,侧视就只能看见一只手形,包括手臂、指爪。

从从耳的同源字族看,似乎都与作揖有关系。

由作揖可以引申出推(揖)、让(揖)、俯(揖)、损抑(揖)、藏匿(𦔻)

由作揖可以引申出挟(揖)、缉拿(缉、葺)

由作揖可以引申出进(揖)、取(揖、挹)

由作揖可以引申出聚集(揖、辑)、聚合(辑、楫、戢)、收敛(辑、戢)、约束(戢)、纂集(辑)、整修(辑、葺)、重叠(葺)、连缀(辑、缉)、接续(缉)、缝衣边(缉)、车舆(辑)、船桨(楫)

可见揖是很早就有的词义,在汉语词义系统中具有贯穿的作用。一般来说,耳似乎应该看作揖的初文。

李零在整理《曹沫之阵》,谈到𦔻字时说:

耳,原作“𦔻”,西周铜器《班簋》有“东国痼戎”,齐器《国差簠》有“无瘠无痼”,其“痼”字皆从此。特别是后者,连笔势都是一样的。简文此字乃“仄”字所从,“仄”字影母谈部字,古音与“辑”字相近(“辑”是从母缉部字),从文意看似应读为古书常见的“和辑”之“辑”,《尔雅·释诂上》:“辑,和也。”此字与小篆耳相似。在先秦古文字资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过“耳”字,此字也可能就是古“耳”字。^②

李零推测𦔻也可能就是古“耳”字。徐在国评论说:

李先生将第一字读为“辑”,是完全正确的。他说“在先秦古文字资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过‘耳’字”则不确。因为在郭店简《鲁穆公问子思》2号简中就有“耳”字,《缁衣》34简有“𦔻”字。此字隶定作“耳”我们也不同意。相反李先生的最后一句话“此字也可能就是古‘耳’字”,我们认为是正确的。

从字族的角度,即与揖义有关的字的构形看,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。问题是,耳字从口作,口在揖义的构成中显然没有必要性。这个口形不好解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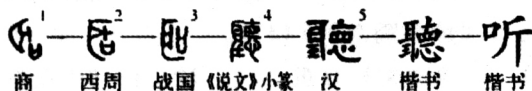
《说文》口部:“𦔻,聾语也。从口从耳。《诗》曰:‘聾聾幡幡。’段玉裁‘聾语也’下注:“耳部曰:聾,附耳私小语也。按聾取两耳附一耳。耳取口附耳也。”^③在“《诗》曰聾聾幡幡”下注释说:“《巷伯》三章缉缉翩翩,四章捷捷幡幡,许引当云聾聾翩翩。而云聾聾幡幡者,误合二章为一耳。聾聾今诗作缉

①段玉裁:《说文解字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,第594-595页。

②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肆)》,第253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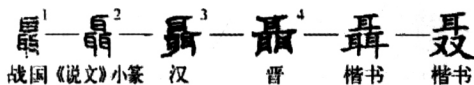
③段玉裁:《说文解字注》,第57页。

緝,毛云:緝緝,口舌声。”《毛诗传笺通释》:“緝緝即聃聃之假借。”《诗三家义集疏》:“《齐》、《鲁》,緝作聃。”许慎把聃理解为从口从耳,显然是就讹形为说。实际上聃不太可能是“取口附耳”会意。纯粹从构形的角度看,甲骨文中就有从口从耳的听字(字形演变轨迹见图1),不大可能再用从口从耳来表示聃字。因为很早就有从三耳的聃表示附耳私语(字形演变轨迹见图2),也不大可能用从耳从口表示附耳私语。这是造字时候区别性原则所决定的。



1 《甲文编》466页。2 《金文编》772页。3
《战文编》787页。4 《说文》250页。5 《篆隶表》
853页。

图1^①



1 《战文编》789页。2 《说文》250页。3、4
《篆隶表》856页。

图2^②

我们认为,聃应分析为从口从“揖”,“揖”亦声,用一边作揖一般说话寒暄的形象来表示“聃语”的意思。聃系同源字族所表示的“和悦”(辑、戢)、“光明”(緝)、“安定”(辑)、“成”(辑)等意思都可以看作“聃语”的引申或再引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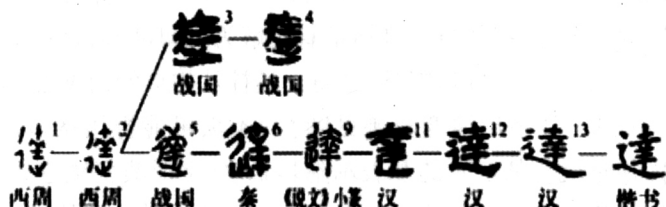
揖字所从声符中的所谓“耳”实际上是揖字中的子声符,也是揖的初文。这类字颇可举出一些:

如达字(字形演变轨迹见图3),从辵牵声,牵声中的声符𠂔(后演变为大),像针砭之形(《左传》“达之不及”的“达”),就是它的初文^③。

①李学勤主编:《字源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、辽宁人民出版社,2012年,第1047页。

②李学勤主编:《字源》,第1047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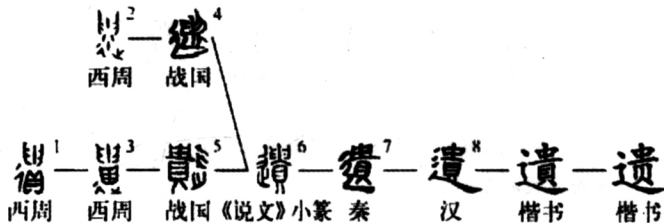
③赵平安:《“达”字两系说——兼释甲骨文所谓“途”和齐金文所谓“造”字》,《中国文字》新廿七期,艺文印书馆,2001年,第51-64页;收入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》,第77-89页。赵平安:《“达”字“针”义的文字学解释——从一个实例看古文字字形对词义训诂研究的特殊重要性》,《语言研究》2008年第2期,第62-65页;收入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》,第90-96页。



1、2《金文编》101页。3、4、6《战文编》98页。5《楚系简帛》143页。
9《说文》41页。11、12、13《甲金篆》110~111页。

图3^①

遗字(字形演变轨迹见图4),从辵贵声,贵中的声符即是遗的初文,像两手所掬之物遗失之形^②。



1、7、8《甲金篆》112页。2、3《金文编》101页。4、5《战文编》100页。6《说文》41页。

图4^③

揖字中的所谓耳既是揖字子声符,又是揖字初文。由于揖字初文后来不用,本来从揖构形的字都改成比较通行的耳。这和达、遗的情况是一致的。

三






在甲骨文中有一个如下写法的字:







①李学勤主编:《字源》,第126页。这一条材料,原来把甲骨文从彳从大的字处理为达字,现在看是错误的。本文已经做出相应处理,删去了不合适的部分。

②赵平安:《“达”字“针”义的文字学解释——从一个实例看古文字字形对词义训诂研究的特殊重要性》。

③李学勤主编:《字源》,第128页。

 (合 6480)  (合 93 反)  (合 811 正)  (合 6468)  (合 6499 正)



 (合 6471 正)  (合 6473 正)  (合 8411)  (合 8412)





唐兰最早释为巴^①，后来学者多从唐说。但正如姚孝遂所说：“释‘巴’，仅可备一说。”^②姚氏的说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。

大家从唐兰释巴只是权宜之计。主要是在没有更好说法的情况下，考虑书写或排印的方便。久而久之，给人一种取得一致意见的感觉，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。

如果按照我们对聃字结构的分析，所谓巴应该释为“揖”，也就是“揖”的象形初文。其中手臂、指爪形从甲骨文到战国变化不大，跪坐人形的演变与卩相似，比较如下：

 (合 6499 正，甲骨文)—— (清华陆《子产》26 聃字偏旁)——

 (郭店《鲁穆公问子思》2 聃字偏旁)—— (说文小篆聃字偏旁)

 (乙 9077，甲骨文)—— (后 2.24.3，甲骨文)—— (说文小篆)
—— (楷书)

甲骨文所谓揖可以单用，也可以和方组合，是一个方国的名称：

1. 癸丑卜，亘贞，王比奚伐~方。

癸丑卜，亘贞：王惠望乘比伐下覓。

合 811 正

2. 癸丑卜，亘贞，王比奚伐~。

合 6477 正

3. 贞：王惠沚戍比伐~方。

贞：王勿沚戍比伐~方。 醉古集 32 = 合 32 正 + 乙补 1653 + 乙补 6022^③

4. 壬申卜，争贞：令妇好比沚戍伐~方，受有佑。 合 6479 正

5. 甲午卜，宾贞：沚戍启，王比伐~方，受有佑。

甲午卜，宾贞：沚戍启，王勿比，弗其受有佑。 合 6471 正

过去关于卜辞揖方有多种说法：陈梦家认为(陈隶作印方)近“而伯”之地，“而”近羌和雀，大约在晋南^④；岛邦男认为(岛邦男释巴方)就是夷方，在殷

①孙海波：《甲骨文编》，哈佛燕京学社，1934年，第791页。

②于省吾：《甲骨文字诂林》“巴”下按语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342页。

③缀合信息，蒙首都师范大学王子杨教授提供。

④陈梦家：《殷虚卜辞综述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56年，第284页。

东^①;钟柏生认为在西,而将揖方(钟柏生释巴方)置于西方^②;郑杰祥认为在山西太谷一带^③;寒峰(王贵民)认为在大巴山一带^④;罗琨认为可能在殷之西南说更有道理^⑤。彼此之间出入很大。

确定揖的地望并非易事,只能根据与揖关系密切的地点来作大致的推定。

武丁时期曾经和奚一起伐揖,和望乘一起伐下覓。奚是奚族的首领,它的活动区域也叫奚,见于帝乙帝辛时期田猎卜辞。如:

壬申卜,贞:王田奚,往来无灾,王占曰:吉,获狐十又三。丁亥卜,贞:王田寔,往来无灾。戊子卜,贞:王田橐,往来无灾。辛卯卜,贞:王田飢,于橐,往来无灾。(合集 37474)

戊子卜,贞:王田奚,往来无灾。兹孚,获狐十。辛卯卜,贞:王田楸,往来无灾。壬辰卜,贞:王田寔,往来无灾。(英 2544)

郭沫若认为“奚当即鷄之省,《春秋》之鷄泽”,在今河南沁阳附近^⑥。郑杰祥同意郭沫若鷄、奚同为一地的说法,但认为在今河北永年县^⑦。饶宗颐认为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“夏车正奚仲之国”,在今山东滕州薛国故城^⑧。奚之地望当以郭、郑之说近是。而下覓我曾考证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武都郡的“下辨”,故治在甘肃成县西,曾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^⑨。

武丁时期曾命沚戍征揖方。沚是族名,也是国名或地名,戍是人名。沚戍,一般认为是沚国君长或其他重要人物在商为将者。沚地卜辞常见,如:

登人呼伐。贞:曷方弗敦沚。(合 6180)

癸未卜,宾贞:马方其征,在沚。贞:不其在沚。(合 6)

方其来于沚。贞:方允其来于沚。(合 6728)

沚与曷方、马方、方方关系密切。曷方地望诸家都认为在商王都之西或西

① 岛邦男撰、温天河等译:《殷虚卜辞研究》,鼎文书局,1975年,第388页。

② 钟柏生:《殷商卜辞地理论丛》,台北艺文印书馆,1989年,第211页。

③ 郑杰祥:《商代地理概论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4年,第322页。



④ 寒峰:《甲骨文所见商代军制数则》,收入胡厚宣等著:《甲骨探史录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2年。

⑤ 罗琨:《商代战争与军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0年,第182页。

⑥ 郭沫若:《卜辞通纂》,科学出版社,1983年,第673页。

⑦ 郑杰祥:《商代地理概论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4年,第331页。

⑧ 饶宗颐:《殷代贞卜人物通考》,香港大学出版社,1959年,第205页。

⑨ 赵平安:《释甲骨文中的和》,《文物》2000年第8期,第61-63页;收入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,2009年,第3-9页。

北^①。马方,岛邦男认为“在羌方之南,位于河西之地”^②,郑杰祥认为“位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10公里”^③。方方众说纷纭,一般认为在殷之北部地区。这样看来,当在殷之西北部,在今山西中北部和河北西北部一带。

从与揖方关系密切的奚、下覓、沚、而等几个地名看,卜辞揖方只可能在与之相邻近的区域。

释为揖,这个方国的位置可以得到落实。

包山简有集阳公(130)、集迅令(164):

1. 集阳公蔡录口受。(简130)

2. 乙亥,集迅命(令)邓嘉。(简164)

“集”即“集阳”的简称。曾侯乙墓竹简有鄫君,与集应即一地^④。徐少华考证,集就是《左传》定公五年的稷地^⑤。稷之地望,杜预只言是“楚地”,清代学者言在“南阳府桐柏县境”,今人杨伯峻亦主此说,石泉则结合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的行军路线和战争形势,考订稷在河南唐河县境^⑥。

徐少华指出楚简中的集和鄫就是《左传》中的稷,很有启发性。集(缉从)和稷(职精)主要元音相同,都是入声字,古音很近,可以通假。

其实在春秋时期,有四个稷地,除了上述楚地的稷以外,还有三个稷,一个属齐地,在今山东省淄博市旧临淄西。《左传》昭公十年:“五月庚辰,战于稷。”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二年“莒子如齐莅盟,盟于稷门之外”,齐宣王时之稷下,当即一地^⑦。一个属宋地,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境内。《左传》桓公二年:“三月,公会齐侯、陈侯、郑伯于稷,以成宋乱。”杨伯峻注:“稷,宋地,当在今河南省商丘地区商丘县境内。”^⑧还有一个属晋地,在今山西省稷山。《左传》宣公十五年:“壬午,晋侯治兵于稷,以略狄土。”杨伯峻注:“稷,晋地,今山西省稷山县

①赵平安:《甲骨文“𠂔”即“曷”字说——兼说羯的族源》,《揖芬集——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》,社科文献出版社,2002年,第229-236页;又收入《第22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》,韩国中国学会,2002年,第439-445页。

②岛邦男撰、温天河等译:《殷虚卜辞研究》,第405页。

③郑杰祥:《商代地理概论》,第207页。

④徐少华:《包山楚简释地五则》,《考古》1999年第11期,第74-77页。

⑤徐少华:《包山楚简释地》,《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》,商务印书馆,2010年,第263-264页。

⑥石泉:《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》,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3年,第397-398页。

⑦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1316页。

⑧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,第83-84页。


南五十里有稷山,山下有稷亭,相传为晋侯治兵处。”^①


甲骨文的揖很可能相当于春秋晋地的稷。从语音上说,聿(缉精)声字和集声字常相通用^②,而上引徐少华文已证明集可以通稷,因此聿通稷是没有问题的^③。聿和稷的古音比集和稷更近一些。











从地理上看,晋地的稷处于山西南部偏西位置,和奚、下窋、沚、而等地都比较近。把揖释为稷于甲骨文地理系统可以自洽。

四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,过去有学者把甲骨文、西周金文中

 《甲骨文编》第365页


 《西周金文编》484页

释为聿是错误的^④。这一点,沈培《说古文字里的“祝”及相关诸字》^⑤已有精当辨析。沈培综合前人的研究指出,甲骨文祝作,加示旁作,或作,加示旁作,用为祭名,表示祝祷的意思。兄作,表示兄弟的意思。用为祝,表示转交赐物的意思。关于和的关系,一般认为是的异体,也有

①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,第763页。










②张儒、刘毓庆:《汉字通用声素研究》,第986页。










③王挺斌博士在看过本文之后,给我补充了缉和职部发生关系的几个例证,引述如下:


缉部的“亟”与职部的“急”为同源词,缉部的“涇”与职部的“滂”也是同源词(王力:《同源词典》,中华书局,2014年,第257、629页);《新序·刺奢》“舟楫败兮”,石光瑛先生谓“‘楫’,宋本作‘櫓’,《通鉴前编》引同……二字义别,当作楫为正。凡戢声聿声字多通用。”(石光瑛:《新序校释》,中华书局,2001年,第790页)今本《周易·遯》六二“执用黄牛之革”,上博竹本与“执”相对应的字则从玉,弋声(丁四新:《周易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,第93页)。《鬼谷子·反应》有缉、职合韵之例(许富宏:《从音韵的角度看〈鬼谷子〉的产生时代》,《学灯》第十二期, 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4171>, 2009年11月14日)。《诗经》中也有此例(季旭升:《说文新证》,艺文印书馆,2014年,第283页)。清华简《金縢》第11号简从“亟”得声而用为缉部的[泣]。此外,“翼”字一般归在职部,但“翼”以及由“翼”得声之字在甲骨文中往往记录缉部的[翌]。

④徐在国:《说“聿”及其相关字》,简帛研究网2005年3月4日。

⑤沈培:《说古文字里的“祝”及相关诸字》,《简帛》第2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1-30页。

人把看作祝的专字。我们觉得还是看作异体为好,后来可能是用异体分化职能。甲骨和早期金文中的一些表意字,覆手的指爪有时亮出来,有时则省略。如老字既可以作,又可以作;长字既可以作,又可以作;身字既可以作,又可以作,类例甚多。因此把和看作异体是很合适的。甲骨文祝和兄的区别在于是否踞跪,而不是在于是否有覆手,这一点已成共识^①。





西周金文中的祝除早期偶尔作外,一般只作 (中期以后未见作者),其中踞跪的人形都立起来,作为构字偏旁,与兄已经混同。兄弟的兄一般作,西周早期偶尔作。表示祝的字都作^②。但表示祝只见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,西周中期以后就不见了。如果考虑到柞伯簋这种疑似的案例,至少可以说西周中期偏早以后就不见了。因此,商和西周早期的、都不能释为聃。学者从战国文字出发,简单地把甲骨文、西周金文中的相似字形统统释为聃是行不通的。同样,前已辨明,有学者从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出发,把战国文字中应该释为聃的字统统释为祝也是行不通的。

补记:在即将公布的清华简第九辑中,有一篇《治政之道》,其中简43有“夫乱者……不楫(辑)君事以辱其君”一语,楫作之形^③,所从聃与本文中所举战国文字属于一路,也不从耳。可谓又添一新证。

本文初稿完成后,曾请宋镇豪、苏建洲、王子杨、石小力、王挺斌等先生审看,提出不少真知灼见,谨此致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赵平安,清华大学人文学院、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。研究方向:古文字、出土文献、先秦秦汉历史、语言。

①沈培:《说古文字里的“祝”及相关诸字》,《简帛》第2辑,第1-30页。

②西周金文中的 (柞伯簋,西周中期偏早,近出486)、 (伯翀盃,西周早期,集成9417)、 (伯翀盃,西周早期,集成9418)所从怪异,前者为赏赐物,后者为私名,是否从字,意见不一,有待进一步考证。我本人倾向于看作不同的字。

③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九),中西书局,2019年。